

正誼堂全書

正
743
156



門仁13
號 743
卷 156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下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書

受業閩中陳紹濂尙友校

啟譚次川侍郎

聞公曰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楷
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重望
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歸耶北
來人詢及倉事公勵精過人殊為欣慰戶部錯認做箇錢
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事錢糧收頭
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疏通民

海剛峯文集

卷之下

一

正宜堂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三日

情成就君德薦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
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爲悔以初出爲悔何不卽此
一出行之俾我心慊老成典刑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
原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於知止知足之說曰旣
明且哲以係其身誤矣公今日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
哉二大夫俗論也謬說也不敢爲公願也

復王七峯瓊山知縣

承不遐棄賜之華翰捧誦之下感激倍之瓊山百姓日就
憔悴正以數十年來未見一好縣官也執事滿懷經濟小
試割雞顧此僻邑何幸何幸生亦與焉用是日日南望臺
下切瞻仰也今人居官且莫說大有手段爲百姓興其利
除其弊止是不染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爲害便出時
發中高高者矣此不足爲執事道因有感觸姑一質之人
便謹此奉候外條約二册呈覽亦冀執事有以教之有以
取之也諸不及盡者惟臺鑒

啟譚次川侍郎

鈔關李主政至拜領尊札公之愛我蓋不特以同鄉之故
而已矯枉過直古今同之不過直不能矯其枉然生之所
矯者未見其爲過直也事期有成必不至於宋人之戒但
公之言自是龜鑑不可少者感荷一念何可知之何可知

海國卷之十一 二 王記堂
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爲百姓痛哭可爲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江南巡撫完錢糧是一大苦事是以一言爲公瀆外條約二冊告示八件就有道而正統祈留念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怵百倍公任以天下爲天下蒼生不覺過喜幸也今旣數月矣施爲次第在公自有劑量伊周事業具人心布方冊寧待請之人而後知也哉今人事權在手每每不滿人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此怠安斯高出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已處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米事機甚是可慮議濬吳淞江兼行賑濟乞畱米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爲主張使得成事條約二冊呈覽更祈加意詳教

啟朱鎮山工部尙書

瑞於正月內題脩吳淞江今工夫已至七八分飢民雲集是以人皆以爲直畫成耳自未有若此之速者吳淞江則成矣常熟縣白茆河隆慶二年雖開而淺狹太甚是以三

年之水畢竟不能消洩且青黃不接時分尙多吳淞畢工
飢民無從取食計再脩白茆已於今初九日起工矣其工
可成與吳淞無異望惟早賜題覆銀在前疏議內取用計
無不足分毫無取於民而一則可以濟目前之飢一則可
以興百年之利百凡無妨老先生幸勿疑慮

再啟閣部高中立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
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豈小事瑞亦
日夕拳拳私訪公問科本先後事總無影響可怪可怪此
事從古有之不平之恨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舉發是實
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老
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耶是以一向不
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君父惟明公少加贊成
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
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爲而日與羣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
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就本內別有餘說諸事垂
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爲訝
不宣

復譚次川尙書

馮司訓齋華札至知公動止日益康裕愛我念我無殊曩

昔也何感如之何感如之前者度嶺渴想顏面及有請於下執事也至今爲歉矣奈何奈何謝絕冗俗清心頤神在公自是一道生抵家用公爲法覺得此身此心在我腔子日與羣小較論是非雖曰我鎮定也而不免逆心動氣矣於人必有所濟所濟幾何耶乃知古人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良有以也周柳塘莅瓊僅數月作用矩矱聖賢非俗吏也前守未之有焉竟以上人忌言罷去南科道論止貴府臧迹瓊人譽不容口矣若貴府則未知實何如也乞詳示諸凡可爲瑞益者統祈下及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次川復書云承問周柳塘公此公守雄興學造士節用愛民舉行鄉約敦崇禮教當於古循吏中求之莅雄一月生卽北行相與之日雖淺而地方受惠實多竊嘗太息以柳塘之操守乃不免於多口以柳塘之作用乃不究其所施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同時復馮司訓書云柳塘公之清風善政雄人喜之吾輩頌之此執事之所知也愚奚容贅附記於此

與周一陽主事

聞二子父產鬻之一空不覺駭痛今人之遺其子孫者計長遠則置田宅房屋謂此有根著比之錢銀隨手便於花

費不同也蘇子謂議及田宅勢必不能復振今一敗而鬻鬻之至於盡矣賢親體死恤生必有善爲謀之者但前日賣屋銀五十餘兩賣那買政田銀一百兩已無之矣今之所賣又未必不如前之所爲也寒族人未至死絕小兒四次鬻產全無一人與聞其事有是理哉伯父老年得壻自謂頂天立地終世維持及幼子今日有此親友紛如見利爲謗叔姪翁壻其親親者生不得辭其責矣執事抑何以爲之耶維今善後當是何如乞詳示

復周一陽主事

來札以不敢一毫肥己自誓執事之疑誤矣賣者以執事爲名人可樂就買者以執事爲說人必無辭此亦人情常事生非以見利疑執事也二子之所親者生與執事此與執事圖之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執事分也執事責也若謂恐外人有意度之謗一切不與且不能止之不賣則不惟忍生者之無依且辜死者之負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執事終得以辭其咎耶二老有靈今拳拳於抔土之下矣執事念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虔中交與二年輿會道里不遠政事如公未聞有疵議也今日之說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近與五台朝夕乃知

公受讒自有相與歎公之厄於所遇如此如此夫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久論定從古而然縱使不定亦豈君子之所宜預心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吾儒學問其功夫止責己不責人誠如孟子三反顏子不校卽媒孽之所自用之檢吾所未周卽縣空之所指用之防吾所或蹈是今歲因寒之裘將之爲歲歲禦寒之備也因謗而益其益不旣多乎若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改行以求通得之少而喪則多不敢爲公願之矣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承厚意敬付私念以謝惟諒之

啟劉石圃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冗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畢日往巡歷應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刁訟略無分毫事情而駕爲天大之說誠可駭畏生亦未嘗不重處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候月滿發驛充徒曾有解審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處聲也生心喜之謂可以稍息刁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楮末所諭會無萌孽公畱念及此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奉復惟臺鑒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承諭誠行之可洩小民數十年不平之憤脾行解散尤其是良策生已促裝南歸以俟後之君子而生不與矣百凡區畫生幸吳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餘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矣有懷如海忙不及述統祈體諒

復胡杞泉都掌科

罪罟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爲不恭是以未敢踴躍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己不在君若果異法兼濟不激不疏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害推己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愛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不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爲何如

復歐陽柏庵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

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此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視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傭功場圃夫腳嗣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史書仕宦盛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於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

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闕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啟徐存翁閣老

瑞不幸有荆婦之變哀苦中忽聞尊公致仕有旨不覺駭歎夫遺詔亦有人以爲不可者乎小人欲行已私變亂是非無足爲怪今天下較前五七年天淵矣然南北未寧水旱日甚以太平視之亦天淵也倚賴元老今日急事何至

有是何至有是化隆俗美唐虞三代今不敢用爲公望補其偏救其弊乘便因時一事而爲一事之計則公可自爲力亦天下人所見爲公譽也君子不能一日忘情天下況公通籍三十多年國祿君恩天高地厚有不可解於其心者耶萬一論久而定天啟聖衷行止之間似當別爲斟酌多後日之功補前日之過亦公厚自爲計之道也聞舟抵維揚遣官辦候迎致私願惟留意

復巡按龔懷川

區區凡自上府而來者必問新院行事日嚴峻而風采有加人人同言又云亦自有寬處雖嚴而不爲刻惟士惟民喜色懽心百來年一人而已來翰稱同寅謂之過當傳聞二司近日皆不得私自取與酒席之小亦有限而不得爲過無乃此其人有不便爲之言歟我輩行事當自信之以吾心之理若必俗人之言轉移吾事是雖或無關係之小而機之所至敗大多矣二諭今人久迷不知公發端言之恰是聖賢正當道理恰是國家正當法度而又舒錫崖持正不私唐敬亭發聲徵色與公行之無乃德星會聚士子反正一大機會耶士民望公如望父母落月滿梁生亦時時在念台從果於何日慰此人心先年亦有按院到瓊相傳以爲勘事而非正差若提學則正德間宋端儀二次案

考各州縣皆親發落渡海雖險子細看量天色萬無一失其亦有之乃民間輕身冒利之人而非官府中之事道府同有阻言是亦過慎之意不可信爲行止瓊生員每三年方得一考又多是先行府官截取有賞無退士無懲戒以故人才寥落科第不多今日得比甘肅事例瓊人之幸也不然明公倡先題請能使提學如公一年一至亦可惟公酌之今天下事尙是從頭差到底我輩止是從中做起中起不差猶可但恐中起亦差耳執事中起不差能保其終不至差耶巡按令行禁止一省事無不可士君子得行其志宰相居中不及此官可使事權不在己之日有今日有權不爲之悔哉直己而行無復顧忌是在今日區區之見并附告

啟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祿米改折得公主張題覆小民得存五六萬米倍常喜躍生與有地方之責何感如之何感如之今年水荒甚是異常先以題災在先九月十月復遭淹沒府縣亦不復再報是以改折分數小民皆以爲災數過之而有報少之恨今米價日增一日逃流劫奪勢所不免二三月間又不知何處取米也今議興工賑濟乞畱米二十餘萬石蓋不特吳淞江當濬亦不得已而弭其亂也此事甚是苦惱生每思

及此寢食不安恨千里阻隔不得與公面談所以也二十餘萬石不過京軍一月支銀而已事無難行而可以救江南千百萬人之命祈公力爲主張速賜題覆不勝幸甚

復按院張惺宇

領教祭贈本當遲遲良是約在二月初一日出不再奉瀆近南都諸公謂陸路夫馬短少陸非如水一舟而載事可一定生原疑之已如命夫單外量加之矣若舟行夫則有餘裕生一向南北行不及此數非以已不能而難之人止爲惜此糜費耳承諭了見執事心無彼此事求同濟雖生亦寧有各自爲異之心耶惟執事諒之酌之而已事行已

定恐不必再加也尊差回謹此奉復百凡統希鑒照不宣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生以事村行及歸而公渡海北上矣區區別懷至今爲歎北來人謂公試官事畢卽當經筵進講啟心沃心雖藉之言語文字之末然大行其志卜於是矣鹽梅廟廊霖雨天下指日於公屬之忻慰忻慰雷上舍行謹此申候天眷方新慎爲調變以慰天下之望又萬里外拳拳意也吾瓊年荒盜起百凡比前一二年急促爲甚臺照所及一吹噓之而事或不同矣何如何如不宣

復沈繼山

許對葵任日領深意矣去年之冬延至今年之夏未得對葵人便之說也然臺端氣節無日不於心目之間嘗恨此等人天地間有數有之而又不得朝朝夕夕如之何如之何區區愛敬具見山亭記文之中今不爲贅少有可進者大抵今人生斯長斯多是脫不去一味功名富貴之習見在富貴更求富貴之上見做二品官便爲一品受用見做三品官便爲二品受用人欲無窮心無紀極若身當禍患除去不戴紗帽員領之外不免昔日順境氣度則亦與之一而已矣况又有言未必盡合其人有言未必盡當事體人豈無辭士君子原有身心功夫此功夫不分窮達小刻九册呈覽中有識見不到之處記中復中臺見未愜如也言之言之陽江千里面晤無由只今筆札之所及是亦神交之所及也不宣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使人閉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若書之怠分守道王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途而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是也有賢如兄况是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胸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而有二千里之遙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不與一

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閒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尤山林人又有山林作用碩人之寬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爲評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願惟高明堅之遙望飛鴻附永矢爲門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宣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門下之處瓊也何如哉何如哉比冰之清配玉之潤而才猷又足盡發揮之暢中形外利與人興害與人革至今言兵備海南第一人也甲科當之卿相而日久矣奈今惟有資格故公尙爾然官爵足爲士君子輕重哉今二月之末生應命北上渡海計至維揚當得面晤而事又相左盛使至捧華翰而拱揖誦之恍見顏色拳拳然聞過之求蓋德盛心下有道君子自是如此尊惠本不可卻但以近日上任殊厭南都虛禮今日猶然曾有告示峻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謹附來人壁上北望通太大方高山仰止而已心乎愛矣言不盡意惟崇鑒

復周柳塘瓊州太守

我公守瓊之日何如哉何如哉生不過傳此黃童白叟之口寫一時感德之意非有一語字減益也時共事之人

非不一謂瓊人墮假物計中不覺其假豈韓退之原毀情
狀唐流今日猶然耶可怪而恨然此足爲賢者累哉天下
事有似損反益者今時稱清明君子向用事久而論定矣
他山之石非可久借攻吾王者哉南箕貝錦自旁觀論曰
忌人曰害正可自君子求之已論不曰夫豈無因不可二
月之末生應命行而華札適至十詠如對行李愬愬未暇
和也偶便肅此上復容日勉所未能別致蓋樂公之樂亦
生喜爲不厭者餘種種未能詳及統祈崇鑒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李恩三四及矣如天之高並地之厚然瑞今何年耶古人
致事有期而今過其二杜少陵之齒髮自料曰意深辭苦
瑞之謂矣况人情世態見知於一時焉係有終於後日漢
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觸類而
長小小補塞其罅漏或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天民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夫豈爲高索哉謂事機理勢不可行於
天下者不能濟天下也公祖之惠義不得辭使旋暫附之
謝其行止遲速不可俟面日請之種種今未言及惟崇
鑒

啟鄧純吾

原廣東巡按

生朽而無用十六年矣一旦有賢門下及華溪翁挺然拔

之以今正旬末邸報二公薦章之旨二報通政三報部請不允四又報南院先歲之冬王忠銘梁霖宇亦有啟而曰起用卽矣明明天子意也生自知枯槁無用卽古之人引年計之非可復出時矣又思有君如此耶千載一時而忍負之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三十渡海至化州報陪點至電白報改陪爲正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十二日方得上任蓋諸冠服未便兼之左右足瘡也上任例當題知人便謹此上達并附之謝區區日夕閒上答明聖下酬知己略無一不滿之心矣奈年力不足以副何今日亦進退之閒也惟一教之進之愛也不一

復賀澹庵

門下三遷之瓊日月無久也瓊州之人至今在念黃童白叟昔曰賀公之不久於瓊自是我瓊緣分爲薄蓋賢人君子一有施爲施爲自別百十年功業可以失之一日之閒來論云云則又可異無中生有而以加之公加之而至如是知是何耶大抵今日人心殊不能少似弘成先日禪宗學問視世界空而無有今日安心要訣也生初至南都禮文與先無異未而言曾具峻語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厚意敬託來人壁上今吾故吾惟公與生受不受無所不可勿以爲訝種種意語有待而未盡者秋冬交候公枉至

促膝及之公無負約惟崇鑿

奉貳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惴恐未嘗頃刻寧息厚祿官軍無分毫用處無許承宣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之薄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執事美意無勞者攜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骸之內聞其衆嗷嗷口語賴土舍叱之而後受是酸酒醃肉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羹喪師衛以使鶴辱國此何

等時節而猶吝嗇壅蔽若斯耶財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焉不可得也恤死厲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之戰身享殮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員鄭德賁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焉海寇寧能揚揚入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焉官軍間能強戈向賊皆德賁罵詈所致曾射傷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厲死難之上哉執事運籌於中愈虛江介胄於外諒有大爲瓊民保障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

缺我師遲久無爲賊眾猖熾益甚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爲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者伏惟執事執爲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郡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兵以布要區廣募勇士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畏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并著於時而瓊民感功報德於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再奉貳守陳南川書

竊惟執事清白之守愛民之政任事之能瓊民歌頌有素行將鐫之金石紀之史志自昔貳瓊政者所未有也第爲民父母亦大艱難毒刻者民無望焉爾矣執事愛民之心素孚民之倚賴於執事亦重且急陳翁回我輩得安生之言旣聞耳矣在今日則又以爲執事有容賊俟賊飽饜自去之心而無決戰之志謀勇如虛江亦竊議曰畏賊如虎不用瓊人而俟打手不過私已貪功之故夫海寇殺人之慘擄掠之毒有甚於今日者乎苟有仁心者將食不下咽求所以處之必矣况仁能之守謀勇之帥若此議論似出舛妄然揆之事迹則或有以致之蓋處海寇與山寇不同山寇有巢穴海寇無定所大兵一集則彼將飄然遠去故海濱之善擊賊者不與賊較多寡大小而惟伺其便或接

其遠出之快馬或乘其獨存之大船誘之伺之千方百計
嘗以爲大眾之舉不如乘便之捷目今寇虜肆志玩視官
軍快馬常離大船百里外遠擊村落大船亦屢相離拋泊
便可乘而顧誘之曰無人夫孫子之能兵婦人可試鋪前
等處素多擊賊之手雖奪利一事壞於前人誠心之招徠
鼓舞之有道今不得而用之耶巧媳婦之難於粥者爲無
米也今則不加火候之功而非無米之故矣請舟糧於廣
梧調打手於昌感救不止於一月之遠而獨守白沙一區
目今東擄一村西擄一村若蹈無人之境則急在朝夕之
近生靈幾何可久堪此荼毒耶用兵之道毋恃其不攻恃
吾有所不可攻賊勢若此能必其不自他道以窺我守不
足之城乎論兵來賊去一事民之深仇不復猶之可也上
人之謀爲士卒居民之備豫殺掠易於他府所得多於別
方旣昭然在寇目中矣此之慕利復來黨與聞風繼至自
今以後瓊將何以支哉鼂子謂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正
今日之謂也而顧不爲兵行糧隨無撫按明文可據然前
人固有罰某罪人修理某學舍某公廨費以百外兩計者
又或作私情於某士夫某士夫十兩二十兩者上不能如
汲黯之發倉粟下不可爲轉移之計乎值燃眉之會而行
此權宜似亦得策凡此數說雖不可決云至計然千慮一

得諉之曰民不可與慮始惟以候兵船爲持重焉非特漢人所悲以百萬之師爲一使之任昔有性緩者其家失火至近親之家取梯以救方與斯人揖讓相禮坐定而後徐言取梯之故梯至而其家灰燼無存今日持重之謂矣夫職在一郡者惠在一郡則有一郡之功處置乖方則亦貽一郡之害朱砥翁莅瓊要其初政亦溫然慈良長者徒以攝兵之故遂致議者以狼兵殺掠多寡科其罪君子或以爲確論焉吁可不慎哉伏惟執事仁民之政旣專美矣今日之事尤當曲爲區處之計毋以事之得以自遂并權之不得自專者諉之使厚責望者得以置之議曰軍旅之事或非書生所長也吁非今日難中之一幸也哉事在聞見不敢不以實告惟執事裁之度之

與瓊鄉諸先生書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朝廷旌慶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

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其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麤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鍼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學而託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慎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有正義喪父之日有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語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與我而已是安足置齒牙閒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昔子厚游岐邠間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真見之實詳且辯者顧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

及族戚君子恆不以了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
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
孟軻宜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略焉
蓋揚善時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
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誣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
得以詰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
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
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
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敗類時不少焉况中閨事迹
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
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歸瘖之身有不能
自己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
信與否則惟下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一
毫私意爲母辱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教約

爲申明教約事照得當職雖嘗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
力薄終未能至於其間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
圖補答一二而例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爲諸弟子勵焉
夫何以稱用是悚惕強自飭躬求足以爲觀法地矣外有
一得可持以爲修進助者取爲諸弟子論之本職欽承明

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今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
一一遵信而強行之本職籍成以免瘵曠之責本職幸也
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威行夏楚重則兼請
黜降是亦今日事也爲教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說也先
爲諸弟子嚴之

計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
反求諸已接物之要大槩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
之不進第今人雖知聖門之教有在而每援事之無害
於義從俗可也自恕則於此不能無戾試舉一事如冊
報類減年歲甚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
以通弊自諉也然德之不修機實此在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言所知所行無非爲存心
設法也損年圖進此心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矣更學
何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爲改圖約諸生五
日內一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腳色從實寫報本學請提

學道另行更造冊藉諸生凡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湔洗勿以惡小而爲之庶乎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慊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爲賢爲聖異日爲國家建偉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慎自修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真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當有辨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爲人之槩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無若柳子所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爲喜而陷

於此者耶至吾輩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笑非傲慢猛悍不遜不弟之爲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訐他人長短逞兇圖利之行孟子養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或人申棖之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弟子請於此辨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事不由本學申請并先行稟說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爲文不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

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閒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
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
之講章墨卷臨文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
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
而見之行事閒所言又無著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
異日爲天下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
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
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
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櫝而養其貳
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本職酌取數篇爲式日
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胸中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
加補戒

一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粹朱子平
日教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
讀精思曰虛心涵詠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兼之前
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矣今與諸生約將四
書本經通鑑性理分爲十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
爲二應朔望講書又分爲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
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
宿號宿號者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

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
去學十里內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以
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復一月書送一
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居生員也發
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是本職編定無得
攙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過至者責准考封門後
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
生著緊用力而又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
文皆復有可驗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
也諸弟子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
經術槩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
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湖
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
懸括帖以應矣朝有多士而世務無賴者亦奚怪乎諸
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
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
所以然今之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說也自謂適用而不
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
所及至推其極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

慎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內外交相爲養盡飭之道莫非進學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學家居見官閒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禮其有放縱不檢者除在學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一冠婚喪祭之禮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正以無士人爲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學問知禮義見越禮者之耀俗從而效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舉遂致斯禮漸盡今後生員之家值冠婚等事敢不行稟併不依禮而行者痛治之其以父兄託詞者尤可惡夫本職拳拳於諸生者冀淑天下人也乃今不能淑一二親父兄耶諸生異日將爲朝廷治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耶此等人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一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矧弟子之有求於師者可無敬歟然受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同蓋師生分定朝廷爲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求教官爲朝廷設教不謂諸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拜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例所云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舉行夫朝廷設有教官將謂爲爾諸生益也豈曰剝

諸生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請先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銀兩蓋於生員之冠婚入學幫補起復等事酌爲科斂以充學中費也夫冠婚等事諸生寧無小費乎有力者當而助之義也今反科剝其道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諸師費用無自出猶之可也一應上司緜帳於何取之夫上官果賢則諸生以文章爲事歌之詠之傳之序之又不然而行人口碑之賢者得以光不朽矣不賢而歌頌及焉是諸生忍見一路之哭滅是

非心矣且今帳文歷頌其美私居則痛訐其過匿怨友
人孔子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爲此不情舉動也延平
多賢上官然執帳文而歸正賈誼所謂牆屋被文繡可
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爲之今日以革公堂爲急
帳文次之上人有緣是怪責者責在本職於諸生無與
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典諸書明有禮節今後於明倫堂見
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本學在郭外接官不許離
關門出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再同有司行
三日揖有犯於各衙門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首奴顏

哀免自貶士氣蓋不特本職力能爲諸生立一赤幟位尊者德必大其遵制尤篤諉之曰一介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於人有不得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也諸弟子無恐

一凡一應祭祀等事禮生并齋詔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自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朝廷旌之禮之所以彰先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商確請廢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言天下事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衆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今立大簿二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某月某日某生行某好事某月某日行某不好事責幾禮貌得失附焉考學簿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并記多忘少責幾記忘相半責幾記少忘多責幾考課之記如之寫字敬簡附焉歲終執此歷歷稽驗參酌書之三等更爲一大賞罰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頑鈍無恥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右前後某街某巷第幾家城中某街某

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書館如之師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帖同年籍送學俟本職投之於簿此蓋非獨以爲號課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行學之所習亦或緣此有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案今後紙筆費用俱係本職區處敢有因幫補等事索取生員一錢并爲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夫上人每每賤吏正爲趨利酷也我於人無不愛且敬况爾之有勞於我耶第本職養諸生如父母深閨養處子任爾納賂生其利心學校地光明潔淨容爾一賤吏私爲污穢理必不然也爾慎思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兄愛子弟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心耶本職無似輒領今官睇目而視昔之教戒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規我者不在左右矣識見昏愚心志怠忽是將奚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歎惡聲不入於耳於子路致欣幸焉諸生知不以我長而難言匡之翼之予之福也本職離師友得此其感報當如之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興某弊可革尙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并參酌提學道教條別爲更定

治黎策

己酉科
中式策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
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
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
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
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
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
執事之間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失得之由
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爲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眾可以一
鼓而擒而直爲是廩廩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
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爲強自古

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
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徯所之兵自邱文莊奏不許征
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温
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爲之也先哨去而
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
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勦絕而安輯之
者尙得謂之有人乎今上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
力視此直狐兔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
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
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

海國叢書卷之六十一
三
正誼堂
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
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必將浸淫四潰而
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
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
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
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
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刃之資夫
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於鐵首其戎者
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
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劫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足

資固有樂之者況於州縣復爲之毆乎是逃亡雖不可不
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酋之刻削則黎無
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剝良民雖廉恥有所
不顧而況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酋雖不可不懲而有
不容盡懲者矣始終誤宋者在一利字姑爲一時撫綏之
計不可以策黎也革心宣化效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遷陟
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不
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旣平之後開通
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
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勦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

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勦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

雜說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隆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膺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

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怵怵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互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於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碎詈之誚爾旁

訓諸子說

二三子之從游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貢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

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決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恆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瑩靈之氣固徒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踴躍於諷詠而不能以自己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充也仲由不恥緼袍之立孟軻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心胸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充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識陳語爲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卿相之列吾爲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真心也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恥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亦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借山亭記

才滿天下事不立於天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

其富賁育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育涵泳之力秀水繼山沈先生其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廟廊之言不死遠戍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捐俸構亭爲講習所扁之曰借山借之爲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之義也一日上心有悟山亭或非久居繼山之所繼山先尹番禺繼屬西部日可見之行未大也鳴陽何取於繼山而期之若是日期之以氣瓊樓盛子必余記之夫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此觀人氣在我則我大也我大天下之物爲小歐陽修以諫官事宋仁宗牽復劄子言今言事之臣規切人主則易繼山時處其難浩然天地之間繼山之謂矣夫俗說亦有一端之執養氣而助之長者非善養氣者也請與繼山別白言之孔子稱管仲於今受賜之功孟子無取孔孟有異道哉孔子取一時之急蓋醫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之全也嘉隆之中正胡廣中庸之會岳老目擊其後而一掃新之祖法如見其短其非有在也此則短中特見之長時指之刑名目之操切如雷發聲物同應之夫操切言把持人力強斬齊而人不便也大學絜矩天下言順天下之情不言徇一人之便孟子七篇王道天下可運之掌齊國天下莫強焉不足置意中也功烈如彼其卑孟子自不得

爲管仲讓紛紛疏議邈乎未有軻氏意也操切刑名我心何據瑕掩人瑜我又何別可以服之天下之人操切人而人怨然則須因循苟且聽之日趨廢墜而取悅人耶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治之官吏民之疾苦尙先日也今舍格心正本勿論道有急於此乎操夫人必痛之而後畏之情可收一切之效不能清賄賂之原本不能峻追贓之警後猶幸興事考成竊竊然扶衰有助也求之言者之言或併大小而無有矣相公以一人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隣人之追羊不獲者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或過不及相公不可護謂無有天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權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矣之中不求之一二日萬幾之隱恍惚怨言隔靴搔癢朱子指熙寧元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於今亦云以此而氣是曰助長之氣無已則王乎孟子不操切人也五畝百畝之規爲庠序孝弟之申謹交鄰有道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撻秦楚之甲兵平廛市之征布時食禮用雞犬牆桑未嘗一事弛廢結纓孔悝之難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請以是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洲李太僕所爲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爲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志終

泉未嘗不壯其競於守而可爲頑懦者寓激勸也嗟夫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爲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爲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拳拳然持此以爲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蓋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改醮而他從者顧守於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地焉矣况夫遇有常變君子覘人恆於久近閒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亡則無所爲矣無所爲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足爲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或悖於幽毅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競於始或淪於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未足爲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婦守克堅足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閨之著節無軒輊焉而厲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身有之五教於斯貫焉故爾雖然彼士嘗學問知禮義以應上求者親師友以徹蔽酌古今以達疑謂能盡所事焉可也閨中之見視此何若矧士之布列在位考其所以受人策命之寄而不貳乃心者則或鮮焉易於閨門女子之間難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萃獨非君子之所

歆揚而不容自己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況於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守之壞有如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不改之心奮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粵有必然矣予粵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己用是書之以頌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陽令王子汝爲也公之季嗣覺以誌銘久未有屬爲缺典乃持狀詣予泣然願有以請也予爲公晚輩蓋素辱公教雅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雁峯其

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雁塔公居瀕之因號焉其先閩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攜繼祖入瓊續娶滕氏生女榮姊滕氏卒本擬歸閩以繼祖與榮姊畱瓊畢其婚嫁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游邑庠踰年考妣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葬祭盡禮姑氏榮先適李舉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吳撫公如己子爲之聘娶教戒諄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丑姑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殫力葬服喪三年鄉人義之

具請於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胄會修郡志載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美之庸以風世也已卯公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按院謝公督學唐公雅重公文學檄統八桂書院五經師事尋委修柳州志咸以成績蒙旌丁亥擢掌教贛州督府唐公復命修都臺志凡諸諫草詩文多屬焉以其才識見推於上如此公在柳時唐公以鄉雅密遺缺膳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爲之愧服在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密遺三百金求免公揮而卻之唐公聞之深加歎賞其以廉介見重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首釐宿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絕苞苴獎善化惡植弱鋤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堯者以強盜株連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和平接壤流賊肆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剿三洲招二酋謝鉞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戢羣賊至是縱黨爲殃公乃建議當險置舍巡守緝捕遂持軍門檄入賊巢相地二酋恐誅出迎公廉得其情因設議以賊滅賊密遣武士檄二酋期日擒斬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滅戮二酋悚息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僭號猖亂鉞鑑伏兵擒捕上功軍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勤能效勞於上如此縣中巨猾陳悠徐杲輩素黨羣賊以賊破尤公適小

民詣縣告攸并占田土公明正其罪攸怨益深遂與臬賄屬泰和刁犯蕭福捏詞誣公公直之當道得其狀寘之獄公復視事因浩然歎曰道不可行矣遂懇乞休致丁酉冬解組南歸闔邑士民攀留無計即輟挽舟者斥江路有遠送至數百里者咸戀戀不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慈母然歸則寓樂烟霞絕迹城市靜坐一室左右圖書布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怙恃每遇春秋誕忌日輒興風木之悲姊年八十無依迎養不怠沒則以雁塔地葬焉性尤好義樂施有稱貸者罄囊與之不計其償課子講學從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爲本

樂道人善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私鬪皆就質平因參酌藍田鄉約朔望會眾舉行期以反滄敦薄至今賴焉晚養靜湖南疎闊世事當道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廖安者以人命誣訟公兵憲巔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孝義者乎立置訟者於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四顧垣屋歎曰真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部至聞公名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鄉飲累請公不至躬率諸生詣門敦請始一爲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懦大率類此生平觸景興懷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雁峯集詩晚年日錄共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塾歲戊午洎庚申寢

疾者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眩乃屬其二子曰汝曹知溯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豁達溫雅常以琴書自適至瓊以賈爲業有市絹遺金者旣去候其還而返之予父純和府君端恪恭遜與人無競鄰有屋垣侵其址僕輩直之輒戒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爲尤輕財好古有債負則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於白水塘那潭之源寅山申向蓋鬱鬱佳城也復爲之銘曰於惟吳葉延浦發祥生此哲人褒然瓊陽吏隱南湖旣壽而藏斧屋之封精靈永藏有穀以貽奕世其昌令名不朽湖山蒼蒼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
介剛峯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帝心昭於國史卽
愚夫穉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願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
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不盡覩記者不佞龍忝在戚未事
左右最久親炙最真寧獨忍不擗管詳之而令泯沒爲公
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
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今爲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
海南著姓於瓊遂爲瓊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
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卽公大父也

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爲御史又有諱濶諱鵬諱邁皆舉於鄉俱名賢有諱瀚係廩生瀚卽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尙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蕩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傳爲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不渝似柏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修飭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爲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故其天性然也公生而願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於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張膽終身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昧其真而餒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爲浮沈者鄉原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羣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世者或不免鄉原之爲鄉原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原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爲第一公蓋彙括叔季人情物態盡於鄉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爲聖賢不爲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獵較受賜之說仕不爲道爲貧之說以爲此皆聖賢偶有爲而

言今紛紛爲俗夫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恆著嚴師教戒
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女知女之託形於天地間者
乎天付完節女須完之毋宮室妻妾動心毋恟恟易操毋
財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對人語雄而愧影愧衾毋質冕
裳參狐貉而有媚心恥心毋疾中而氣餒毋矜能而諱醫
毋自許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
不如遄死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然猶見時之人紛然舉俗說以進懼夫纖節少徇意亦
天地不肖子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淬而自
號曰剛峯以代箴警云乃若屋室之閒人所忽易公獨謂

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卽爲之壅闕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
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
踰閭闕相往來處伯仲嫺姪恂恂怡怡而坐立跽拜則惟
禮是閑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起居又同
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稟毋敢幾微媒狎司徒郎二溪楊
公於鄉爲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爲姪壻相見間公纔
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時獨與一
二同志辨學明古卽郡博且嚴敬不敢問餽遺常例瓊人
士莊爲道學先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爲作訓說以詔之曰
今之學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人恆壯之此學奚自而來

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惟潛心玩味而踴躍於
諷詠時舉伸由之不恥緼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
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養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
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
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
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爲聲詩卽古今文詞要以闡發
性靈而止雖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
丙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有
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資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爲
對至所誣裝俱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已酉
督學蔡公繼至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玩移時
因詢知公微隱事歎曰茲所謂涅而不緇者非耶是歲公
舉廣東鄉試甫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仕卽
毅然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
就教而瓊方平勦黎岐安戢未定公始舉於鄉所答平黎
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己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
書復申前說其略曰瓊之黎自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
年二十九年凡三大舉矣臣嘗以爲弘治間開道立縣可
無嘉靖間兩次大征卽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鷓
勤年年守戍聞者躓之己下兵部議復獻圖說計便宜燦

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至申諭曰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枻剛者之辨反覆放迪以發其真心作其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卽其家冠婚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乃兢惕卽減年微細亦曰卽此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而參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爲標幟明倫堂不跽道傍不跽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

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跽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艷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入官區區禮節不見諒謂此關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聽去太守某獨愧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爲聞學憲聞之取赴正學書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公慰留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跽耶公乃畱按院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跽而誰之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物色公接按院作何狀已按院進公禮如前分守公聞之吐舌曰今世有若教官耶夫

會典憲綱故事皆廢格而獨創舉於公雖若不無駭迂而理有同然則固更相歎服謂當於古人中求焉用是抗顏於南平四餘年所如一日而守相臺察以上咸鑒涵之矣閩中若驛傳不命有司而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之疲千瘡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爲上策乃若因職級崇卑以爲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爲調停節減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然皆救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爲閩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縣令以至巡撫則固從上策矣戊

午春擢知涪安縣事一履境覩痛苦萬狀詢所以歎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充囊橐卽賢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胸中窮竭膏脂博交延譽乃輒歸咎朝廷征賦煩不可爲何也征賦卽煩各有定額去什一未遠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朝廷爲之抑諸臣爲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爲明其意若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而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

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爲各申飭謂自吏胥而上誰不身任民物之責與有民社之寄獨奈何自營私爲也卽其所宜著爲潔令名曰涪安政事蓋自信其粹乎聖賢中正之道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餽境內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其贖鍰內理焉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謂無此則禍且至公

獨曰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耶津要知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溝壑也涪故多淫祠社學獨缺公毀祠宇以爲社學欲盡如洪武六年令乃止而作興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間有援例上粟必諭之歸於正焉維時都御史鄔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齷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涪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臺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密執鄔關防詐僞中所云申文得鄔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鄔憲令巡歷所至務爲節省而其實不

然六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一日當至嚴嚴守相戒盛爲供具以待公獨上稟帖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聞則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鄔匿稟帖署日照憲牌行然遷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鄔且至而中止疑已知公具稟之故慮禍且不測盛怒待公人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敢爾言不停口公惟斂容長跽無一語辨氣稍平起揖而退亦無後言迨鄔事竣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見謝曰好了涪安百姓難爲汝難爲汝然鄔雖愧屈公而陰嗾其私人袁巡鹺曰不驅海疆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袁旣受頤使而按涪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諄曰汝卽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爲陞任之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袁論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且敝朱公曰卽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爲言公清望於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急清丈甫畢而報陞戶部雲南司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怯

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人攜二男三女扶侍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上既視事日見肅皇帝晚年元脩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將事乃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蓋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皋夔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言自許於有犯無隱之義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溥海內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卽訪同鄉庶吉士王先生於玉堂公署相見閒自

分必死首以後事爲託詢其所由衷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卽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認真集義養氣爲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由而見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生者卽今宮詹忠銘公故嘗爲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徼倖於一試者哉疏入爲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廠衛人在公左右偵食息

暨所如往而公則終日子孑然無所顧畏上方憤懣一日
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會尙寶何公爲司務
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
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爲感動太息稱有比
干之忠又密諭輔臣在華亭集中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
過激爾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然則肅皇帝曷嘗有死
公之心哉讞獄雖上而竟留中意亦以淵矣臘月幾望肅
皇上賓莊皇踐祚首奉遺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
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尙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
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

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學憲羅公尤相齟齬至
以私郤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爲之屈十一月陞南京
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來己巳春正月
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膳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奉敕總
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并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衡
隲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俎相侵乃獨以昔
所爲教南平者令涪安者令興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爲督
撫憲約意蓋主於斥黜貪墨搏擊豪強矯革浮淫釐正宿
弊合旣布嚴乎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凜凜競飭若
非往日人賅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

移他省避之有顯者齎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
遂易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橫侈縱出入肩輿八人騶從
甚都一見公卽內愧貶損不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減其
半吳故有淞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弘多已被潮
嚙淤爲陸議濬者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
耳至是公議開實應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己每
事不與之商議乃於此舉故爲相左且欲按劍尋其後公
不顧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乘輕舸往來
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
按院某驚訝竊歎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
德之獨以公在任不久未及大究其施爲憾焉江以南貧
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而此離瘠苦之
狀接於目侵占吞奪之訟聚於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者
悉退還或許贖卽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
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壞而
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
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
清丈茲又令獻鬻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昏稽
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
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

午四月回籍閉門卻掃爲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所
祿入僅買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
萬曆乙亥治太恭人葬事兵憲陳公助贖金始斥置墓田
數畝耳居恆稱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
私邦大夫戈戟相屬諮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纏纏爲正言
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爲公減一畝
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己必鳴面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
而惟喜獨書其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而猶喜
引進後學家居十餘年日爲課藝文說經義或餒困時以
手撐腹言無倦厭卽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煞有
用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橫足帝腹事歎曰吾人一身備
萬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爲己任士君子出處何常視
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而薦者踵至
都諫雜涇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之語而吏部具覆奉上
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踰年萬曆改元癸酉又奉今
上命遇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蓋籍籍望公起矣嗣是
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
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按院純吾報命薦如會薦然
上曰海瑞旣屢經薦舉查有相應員缺卽便起用不踰月
推通政司左通政上又曰再查相應員缺起他踰年乙酉

正月起僉南臺都御史未至以爲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搢紳無不羨主上特達之知而海內聞公起亦誰不舉手加額獨惜其起稍遲莫蓋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三月聞命卽束裝就道或勸公盍始辭諸公則謂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龔奚取焉遂啟行自瓊臺至峴峒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祇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五月履任冢宰邱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紙歎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

難而苦矣吏部旣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輸銀公費并新任有賀禮一切革嘗思念方今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骸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責絞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而因及國初尙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察遂謂欲復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願皇上以茅茨

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
幾見堯舜毋見天子意真語切而近於慙卽帝心亦且難
之蓋疏上爲甲申二月而是時則又有南右都御史命矣
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睿眷自此疏
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憑藉雌黃房則大肆詆擊
公質不勝房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三進士
疏乃足以發揚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於時雖拜命履都
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淆主眷未衰
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焉大計苦於愛
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
衆咸服之至於火甲止爲地防守原無雜差今則一京千
百其官率於茲焉取用雖節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於
官民界限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之爲簡可照煩一冊
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畱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而公
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爲歎云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貽不
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
不去何爲龍復曰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骨不
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十有四日卒於畱都慟哉卒之
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
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抱真純以還檢篋內僅祿

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緞葛各一微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捐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既無一在側雖有二媵四僕又愚弱不任而更衣沐浴含斂悉都御史王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上聞爲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庀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諡忠介蓋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

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邱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真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輒易則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尙有人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子中期印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珎有仲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誠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家氣運吾不敢知

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莅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論者槩其性甘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莅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卽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鬱氣無忿容箠楚子弟撻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卽柳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焉嗟夫公所莅咸口碑戶祝所至爭枳道塞途瞻望之處畱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如羅浮葉綱齋者而不佞龍居門下旣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畱都遺誡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披淚短述深自鍼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同郡晚眷末梁雲龍泣狀

卷之六
 正前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校對

海剛峯文集卷之下終

